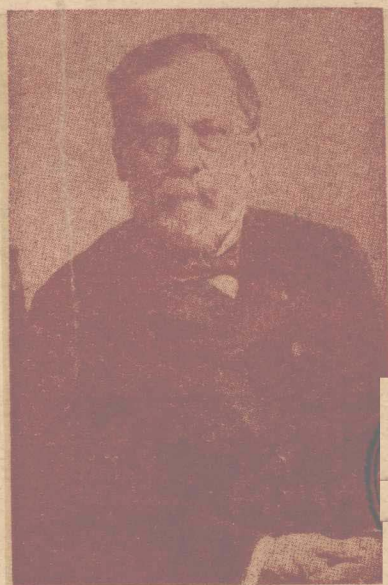


巴士特傳



新中國書局發行

501
6

巴 士 特 傳

譯 近 金 著 萊 爾 都

新 中 國 書 局 發 行

巴士特傳

著者 鄒 爾

譯者 金 近

出版者 永年書局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區即光華書店)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瀋陽 長春 哈爾濱

濟南 濰坊 佳木斯

大連 安東 齊齊哈爾

一九四九年三月東北初版四千冊(大連)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譯者序

我在沒有譯「巴士特傳」以前，對於巴士特這個名字是陌生的。其實，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且是最可憐的病人和農夫的救命恩人。一個科學家的偉大，應該包括兩點，就是除了他的驚人的發明以外，還要顧到對全人類的貢獻的價值。巴士特的一生完全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利益打算過。當他要實驗瘋狗病的菌苗的時候，竟不顧老性命，想在自己的身上試一試，這種精神，太使人感動了。

我們知道意大利也有一個著名的科學家，他名叫馬可尼，是發明無線電的。可是，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時，他幫助墨索里尼，發明科學武器殘殺阿比西尼亞人民，做了法西斯的幫兇。於是他遭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唾罵，他在自己的光榮史上塗上了污點。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不論是一個科學家，或者是一個藝術家，要是他不走救人的路，而去走害人的路，那末他的偉大的成就等於陰天的太陽，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呢？

巴士特受到法國國王和王后的熱烈招待，可是他不想做官。他改良啤酒的製造，除

去蠶種的病害，可是自己並沒有開啤酒廠，也沒有做綢緞公司的老闆。他的願望很簡單，是刻苦耐勞的做實驗工作，要在工作中得到快樂。

他愛護真理，並且很耐心的尋求真理。他知道空氣中有細菌，想盡方法證明出來，他的敵人却發表荒謬絕倫的理論反對他。他要改良蠶種，敵人叫他氣得生病，結果他的成就終於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他在一次演說中說道：「那些反對我的人，是過去了，真理是存在的。」

世界上有過一個巴士特，許多可怕的病痛才有辦法醫治的，他確實是人類的恩人，醫藥界的先鋒。他在這個世界裏，發現了另外的一個新世界，那就是細菌的世界。細菌是人類的最小但是最可怕的敵人，於是他憑着他的天才和勇氣，征服了牠們。

原作者都爾萊女士 (Eleanor Doerly)，爲了搜集寫這本傳記的資料，曾到過法國，她探訪了巴士特生前的種種事蹟，她到過巴士特的出生地杜爾，到過愛波斯。又訪問了好些和巴士特相熟的人。這原是一本寫給青年學生閱讀的傳記，所以趣味性比較濃厚些，其中所包含的事實，却是一般性的，因爲她簡括的敘述了巴士特的一生。

目 錄

譯者序

第一章	出世的時候	(七)
第二章	長大起來	(一五)
第三章	在巴黎唸書	(二九)
第四章	結晶體的祕密	(三九)
第五章	到外國去找	(四九)
第六章	偉大的發現	(五七)
第七章	黃金樹	(七五)
第八章	戰爭	(九一)
第九章	預言變成事實	(九九)
第十章	不幸的牲畜	(一〇五)

第十一章	一個幸運的錯誤……………	(一一五)
第十二章	一片歡迎聲……………	(一二五)
第十三章	瘋狗及其他……………	(一三七)
第十四章	約瑟和裘比利……………	(一五一)
第十五章	一羣和一個……………	(一六一)
第十六章	活在人們的心裏……………	(一七三)

第一章 出世的時候

他們都叫他路易，當他在杜爾第一次睜開他的眼來的時候，他沒有什麼，就像別的男嬰孩一樣，不過是一個有趣的，血紅的，發皺的小寶寶。那時候，戶外正是嚴冬的天氣。

他的母親瞪着他看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他的父親也是這樣，因為做父親母親的總要那樣看個仔細的。他呱呱墜地的時候，是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兩點鐘。他的父親的名字是若望·約瑟，他的母親的名字是尚妮·愛蒂納。但是，他們雖然看了很久，並不能看出和別的男嬰孩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你不會看得出，也不會想得到，他以後會有些什麼偉大的，特別的和出衆的成就。

他的家在一條平常的小街上，是一所平常的小屋子，屋主人經營着很平常的製革生意，用來做皮靴和皮鞋，或別的東西。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沒有一個人會說這是一個平常的人住着這所屋子。一個人是一回事，他的職業又是一回事。若望·約瑟的屋子裏

，最重要的部分是地窖。一個兩間房子的地窖。右邊的房子都是圓的和方的水溝，裝滿了氣味強烈的硝，左邊的房子都是很深的木桶，皮就浸在那裏，河水流到屋子的牆腳下，讓它自己來浸皮。

地窖的上面是若望·約瑟的工作房，放滿了他的好些大的木頭工具，再上面是兩間緊靠着的小房子和一間小的後房。那就是這一所很平常又很簡陋的小屋子的全部，在那裏，路易開始結識這個不平凡的世界了，其中有很多的國王，伯爵，王室，陸軍將領，海軍元帥，哲學家，財政家和各界人士，他們也可能有一個將來成名的嬰孩。但是他們的嬰孩可並沒有成名！而這個製革匠的兒子呢……！但是且慢，我們不應該講得太快的。

十八天之後，他的父親母親沿着製革匠街，踏上一段長的階梯，走向第二條街，抱了嬰孩到杜爾教堂去，爲他行洗禮，取個名字。杜爾是一個熱鬧的快樂的小鎮，街上大概有很多的人在來往着，但是他們竟沒有一個人想到掛彩燈，插國旗，或者叫出鎮上的軍樂隊來，或者甚至於讓教堂裏的鐘撞出快樂的巨聲來，假使受洗禮的孩子是一個國王

路易十八，他們一定會那樣做了。

當時葡萄園裏的園丁經過，他們只望望天空，驚疑着是不是冬天對於葡萄會有害處的。他們絲毫也猜不到，這個嬰孩以後會給他們做些什麼事。

同時，婦女們也是一樣，她們站在自己的門口，她們為什麼要去看別人的嬰孩呢？嬰孩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死亡得也很多。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你嗎？怎樣的這些小寶寶患了喉痛，叫做白喉症的，因而死了，怎樣的在一個時間裏全家死了的這些故事？做母親的也會死去的。假使母親生孩子時並沒有死，那算是幸運的了。誰能夠想像呢，那個皺臉的小寶寶將會……？

農夫們也是如此，他們互相訴苦着，這一個人怎樣的在雞瘟中失去了他所有的母雞，那一個人怎樣的弄得吃盡當光，因為他的牛被瘟疫引到「可咒詛的地方」去了，在那個時候，只要一個晚上，所有的牛會統統死掉的——關於農夫的壞運氣，他們從來沒有停止他們的訴苦，他們不會停下來這樣的說：「他經過這裏了，這個未來的偉大人物，他……！」

有錢的蠶絲商人，坐在六匹馬的大馬車裏趕路，到絲城里昂去，他不會知道他剛才

經過了一個嬰孩的門口，當他想着，他已永遠失掉了他的馬匹和財產，這個嬰孩將來有一天都會給他撈回來的。

那些老頭兒也不很聰明。他們或者看一下，就轉身走開了，並且說：「是一個男孩子吧，是不是？男孩子假使不死在戰爭裏，他們受了傷，或者爬一棵樹受到一些輕傷時，也要死的。」當時的男孩子往往只爲了腿上受了一點傷就死掉的。在戰爭中，由於受傷或疾病死掉的，比在戰場上殺掉的更要多，在那些老頭兒想來，那個嬰孩將來也逃不出這些難關的；他們還是講他們的故事，一個人怎樣的在可怕的痛楚中死去，因爲一隻瘋狗咬了他；同時村莊裏怎樣的到處都是瘋狗，假使小孩子們看到一隻吐舌頭的狗跑到一條路上，都要害怕起來；又怎樣的讓一隻非常心愛的狗舐了你的手，對生命是一種危險，因爲你決不會知道傳染到一些什麼。那末，我們要說了，既然他們對瘋狗很注意，關於那個正吮着大拇指的嬰孩，應該有所驚奇了。他們却不。

一直講到這裏，關於這個嬰孩，並沒有看出什麼奇妙來。他的母親，一個園丁的女兒，和他的沉默的製革匠底父親都愛他；他的姊姊站在他的搖籃旁邊，好奇的看着他，

並且靠近耳朵輕聲叫他：「路易！路易·巴士特！」他不懂，甚至連他自己的名字還不知道，就像一隻小狗那樣的。

像別的嬰孩一樣，他第二步是爬來爬去，後來會走了，並且學習講法國話，有時文法用得對，有時却用錯了。

但是，如果嬰孩路易還沒有什麼出衆的地方，那末住在製革匠街四十三號的有兩個人，他們並不平凡，那兩個人就是若望·約瑟和尙妮·愛蒂納。假使你要知道一個嬰孩的一些什麼，你必須知道他的父親和母親的一些事，因為是他們把他撫養成人的。若望·約瑟是一個能幹的製革匠；他從來不管他有怎樣的勞苦，却要把他的皮盡量的製得好，那就是不平凡的。但是他還有比這更多的不平凡的事，他不是杜爾地方的人，他的家是從很高的汝拉山脈的一個小村子裏搬來的，那裏從阿爾卑斯山脈帶來了冷得刺骨的冬天，一年之中，有大半的日子是很冷的，甚至在五月裏，風還是刮得很猛，就像法國人所說，足夠吹掉一頭牛的角度。那裏的人長得倔強，結實和忠厚，而且愛護他們荒野的佐克斯森林，在遠地看去，就顯得溫柔，而且是一片紫色。在那裏，地上鋪滿着奇香的，

細小的龍胆花，它們好像在說，那燦爛的顏色是從荒野的生命中得來的。

若望·約瑟的家庭，歷代都是種田的——推磨夫，耕田佬和製革匠。沒有很久以前，他們還做着農奴，是屬於利莫耶地方的地主的，像一頭牛一樣的可以買來賣去，隨便什麼時候，愛克魯，克拉曼，利莫耶，和別的地方的地主，還有亞特里薩伯爵，都可以挑選着來買。若望·約瑟的祖父，他籌了一筆錢，總算買回他的自由，他成爲一個自由的人了，能夠離開利莫耶地主的磨坊。那是一七六三年的事，和路易出世前相隔僅五十九年，在龍胆花叢間，刮着寒風的高地上，你還可以看到磨坊的陳蹟。

也許，若望·約瑟是從他那裏因襲了愛自由，愛獨立的性格，而後又遺傳給他的兒子的。

若望·約瑟在做一個能幹的製革匠以前，是拿破崙的一個好兵。他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他看到的是些什麼呢！他非常崇拜他的君主，並且在他的許多次勝利中得到了光榮。他在西班牙的山脈裏，在埋伏和吃驚之間，打了一次最激烈的仗，等拿破崙完全失敗和放逐後，却傷了他的心。他失望地踏着沉重的脚步，帶着憂鬱的情緒離開他的隊。

到薩林去做一個製革匠。他是一個寧靜沉默的人；但是有些事情能夠激動他的。有一天市長告訴他，叫他帶了劍到市政廳去。他遵命了，認為一定可以很安全的保存起來。但是當他看到他那打仗的心愛紀念品，不過是要給一個警察的時候，他又把它奪回來了。羣衆心裏都明白，立刻變得危險了，沒有一個人敢從若望·約瑟那裏拿一把劍。在勝利聲中，羣衆保護了他和劍回來。這件事在薩林可算是一次風波；一個製革匠勝了市長。

雖然若望·約瑟有幾分像藝術家的，當他在自己的後花園裏望出去的時候，他也許並沒有注意，有一幅美麗的什麼圖畫總是在他的面前。他的屋子始終在那裏給你去參觀，有一條小的孚利歐斯河，在後面的花園之間流過。在花園的另一面，是尚妮·愛蒂納·羅基（就是巴士特的母親）散步和工作的地方，當她搬到杜爾去以後沒有好久，她就做了這個路易的母親。

「愛護得像一個羅基」，現在已經成爲那些地方的一句口頭語；所以你不要奇怪，假使路易長大起來，愛護得……是的！……像一個羅基——他的母親；同時像一個好的能幹的辦事人，像火一樣熱烈的準備貢獻給法蘭西，什麼是他所受到的尊敬，就像

……
就像一個巴士特！

第二章 長大起來

路易是快要到三歲了，在一個晴朗的早晨，或者是一個下雨的早晨，關於天氣，是沒有一個人會告訴我們的，若望·約瑟和尙妮·愛蒂納把他們的傢具和他們的木頭工具，還有路易，安東尼和嬰孩約瑟芬裝到一輛大的木輪車裏，出發住到瑪諾士的一所屋子裏去，那是外祖母羅基給他們的。

路程很長，而且是高低不平的。我們不能稱它爲現在所有的這種公路。穿過佐克斯森林，他們繼續前進，沿着蘋果樹園，舊山腰間攀滿着葛藤，起着亮晶晶小泡泡的葡萄酒就是從那裏來的，後來他們終於到了瑪諾士，那裏有很多的梨樹園，起伏着的波比德山就在不遠的地方。

在那裏，靠着路邊是外祖母羅基的小屋子。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路易對於新的家所想到的是什麼，因爲他沒有告訴我們；這所屋子還在那裏，而且很漂亮，外邊滿地是花草，屋子的一部分已做了花房，在冬天，綠油油的棕樹生長在那裏，另一部分是一個

寢室，通到一個大酒窖，那裏靜躺着葡萄酒罈。

但是在那所屋子裏，路易首先記得他自己，他記得他有好些朋友，他常常跑出去，沿着那條通到愛格萊比雷的小路和他們玩。那個時候他一定是一個性格剛強的小娃兒，一雙灰綠色的眼睛看起來很堅定也很有力的。屋子裏有一扇門，你可以從棕樹葉子的縫縫裏望過去，但是剛剛看得到，若望·約瑟有一天把它當作一塊圖畫板。他所畫的，是一個穿藍色軍服的老兵——很老，看去有不能再當兵的樣子。那個兵士就像若望·約瑟自己，是斜靠在一把鐵鏟上，他的眼睛充滿了遺憾的夢景，很想再做一個兵士，或者只希望君主的光榮日子再來一次。路易看了他父親的圖畫，也許會說好的，同時希望自己也來畫幾個人。

後來，因為那個地方的一條小溪流，對於製革不好，他們又搬家了。他們的車子趕着路，爬過小山到愛格萊比雷，穿過小路，走上大路到愛波斯去。

他們的前面，在樹林和小山之間，躺着一個小鎮，一個方塔形的教堂，高過了那些褐色的屋頂和高高的白楊樹，像一個衛兵，把守着進口的地方。